

天岳山館文鈔

天岳山館文鈔目錄十

平江 李元度 次書

書

劉彥和曰書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也昔繞朝贈士會以策子
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簡名觀
而漢人筆札若史遷之報任安東方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
雲之答劉歆志氣盤桓各含殊采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
元瑜號稱翩翩抑其次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
疏得宜斯皆尺牘之偏才耳若夫尊貴差序則自戰國以前君臣
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公府用奏記而郡將則用奏牋其說備
矣余在軍幕中曾掌機宜文字概未存稿卽自奏記於當軸亦多

隨手散佚茲錄其僅存者而施之尊長則曰上書以別於尺牘云爾

惲子居曰韓退之上盧邁趙璟賈耽書皆誚責諷刺之言蘇明允上韓樞密富丞相書皆劫持誇誕之言及答李習之歐陽內翰書則大伸其性情學問之所得益人非知已卽以韓富之環傑與之抽毫命牘未能遽盡其精微也余案誚諷劫持皆策士餘習當時或有爲言之不必效也每讀望溪與人書字字從真性情流出臆情言事者要當以此種爲歸

與何龍臣書 與邢星槎孝廉書 復彭麗生親家書 上曾
簡相書 復李伯相書 與吳南屏年丈書 答友人論異教

書 與郭筠仙中丞論通志體例書 答馬太守毓華書 與

孫琴西方伯書 復孫方伯書 覆劉毅齋書 與劉毅齋書

上曾宮保書

天岳山館文鈔卷三十六

與何龍臣書

龍臣足下。日來讀書。偶有心得。輒思面盡之。道遠莫能致。始信柴桑翁賞奇析疑。必與素心人共。晨夕有以也。辱書所以勸勵之者。甚摯。詩亦芬芳。惟惻獨出冠時。承約與擴湖共立詩社。畢力於詩。則某別有微尚焉。詩之爲教。可以厚人倫。美風俗。感鬼神。夫豈易言。第近世稱詩者。往往雅鄭雜奏。僞體日滋。自隨園專主性靈。凡小有聰慧者。輒自附風雅之林。擴湖嘗深病之。非無見也。惟古文一道。國朝自魏叔子。汪堯峰。姜西溟。方望溪。姚姬傳。諸家外。能吉亢古人者。甚少。蓋其法至嚴。其途至狹。非若詩之猶可以僞爲。

故託業者差少某竊欲問津於此耳初讀沈選八家文繼見儲在陸汪適喜選本又見茅鹿門本始知八家之目定自寧海朱右鹿門因之在陸廣之爲十家則唐宋文醕所因也近得姚姬傳古文辭類纂歎爲古今第一善本擬屏人事忘寢饋以求之特苦爲制舉業所溷又以飢驅謀菽水力不赴其志耳選本最劣者莫甚於林西仲之古文析義其人本不知文強作解事以吳宗岡金人瑞評小說伎倆出之如評周子愛蓮說雜以野狐禪語錄李贄雜說錄長恨歌連昌宮詞等類皆紕繆之至而世目奉爲導師俞甯世百二十家文序亦有所義熟其半之語謬種流傳非一日矣然則古文所以不振繇不知而作者多也荀子曰藝之至者不兩能師

曠矐目受聰離朱室耳就明某竊願輟詩不作以從事於此焉其
能如所志及能成與否則非所敢知也何日握手盡吐所欲言漸
熱惟節宣自愛不悉

與邢星槎孝廉書

辱書所以啟勸之者甚厚見惠學案小識屬探討以求有益身心甚感甚感窮日夜讀之嘆作者信道篤持論堅峻可爲正宗然有不概於心者亦不敢附和也是書闢陽明是其宗旨其於夏峰先生既擯之不錄矣復深致鄙夷與孫北海輩一例攘斥亦太甚已且闢陽明於今日實與病源不相應何者明季王學末流放失愈傳愈失其真幾於猖狂自恣其敝至國初未已熊濃川張楊園陸稼書陸桴亭張武承張孝先諸先生倡言排之洞見其癥結而姚江末派始息是誠對病之藥也今則王學久不談矣學者不知有性命之學并不甚講詞章之學其沈痼於膏肓者惟功利耳士

自束髮受制舉業父兄所以教子弟所以學皆以弋科名爲念於
聖賢成已成物之學不暇及也科名得矣則斬立致通顯甚則爲
患得失之鄙夫宦途相問答率以地治之肥瘠爲忻感無及國計
民瘼者在官不大刻於民民且頌之已亦陰以自恕及其宦成宮
室妻妾之奉務饜所欲能計及所識窮乏者猶其賢焉者也當吾
世未必無氣節文章經術自命之士然察其幽隱能超然功利外
者或不多觀是卽曰導以致良知之學亦不爲過何者良知不昧
乃能較然不欺其志不至陷溺於祿利之途也然則闢王學於今
日幾於無病而呻矣况所闢未必能持千古之平乎且夫羣言淆
亂衷諸聖孔子之語一貫也曾子自行入子貢自知入未嘗是此

非彼也使遇講學家則曾子當著論以非子貢矣不得中行思狂
狷狂與狷志趣適相反陸王正所謂狂者也若遇孔子進道當尤
猛如講學家言狷者將著論以非狂矣孟子之論夷惠也旣曰隘
不恭君子不由又曰聖之清聖之和曰百世之師蓋道之至者統
謂之聖後儒過求其全則生民以來豈復有一孔子乎且清之與
和道正相反若如講學家夷又將著論以非惠矣陽明立德立功
立言實兼三不朽末流之失咎在門弟子今之沈溺於功利嗜欲
者皆讀程朱之四書說以弋科名蠲廩仕者也亦將歸咎程朱乎
莊周吳起或謂淵源皆出自聖門曷當以此爲聖人病本朝諸
儒從陽明入者若孫夏峰李二曲湯潛庵耿逸庵彭南畝諸先生

其學業固不後稼書楊園桴亭也。士患不學陽明耳。學陽明而得其粗，猶勝於功利之鄙俗。故曰闢王學於明季及國初，誠不得已。於今日則可已也。國初之闢王學者，若濃川所著學統，以孔顏曾思孟周程朱九人爲正統，以閔子以下至羅整庵二十三人爲翼統，以冉伯牛以下至高梁溪百七十八人爲附統，以荀卿以下至陽明七人爲雜統。此卽學案中傳道守道翼道心宗諸目所本也。然閔冉與顏子同列德行科，又親炙聖人，何反不獲與周程朱並列？且冉與閔有何軒輊，而復降一等邪？其下學堂劄記旣引蕭企昭之言，訾陽明爲賊，又云：「當今日而有衛道其人者乎？」孟朱之徒也。是明以程朱自負，附程朱卽將超閔冉矣。凡立宗旨成一

家言必盡闡餘子別黑白而定一尊故不能免門戶之見且不覺其偏勝至此也善夫彭中叔之言曰學者患行之不篤不患辨之不明是則通人之論耳偶觸所見伸紙不覺累幅退之曰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有弗當望再明示不宣

復彭麗生親家書

使至讀手簡具謠台候多綏忻企無已承詢國朝先正文略體例某於此道無能爲役顧自束髮授書已來於本朝文篤好魏叔子方望溪姚姬傳三家侯朝宗汪堯峰朱竹垞姜西溟李恕谷惲子居彭尺木次之其合諸家爲一集者某所見僅宋牧仲之三家文鈔徐鳳輝之二十四家文鈔王惕甫之十家文鈔陸祁生之七家文鈔石琢堂之十家文鈔李欽之朱蘭坡姚春木之國朝文錄文鈔等類約十數種核以諸家全集去取頗多未當竊謂專錄數家爲宗主而律以唐之韓柳孫李宋之歐陽蘇曾王元之伯生曼碩明之伯安震川荆川遵嚴則本朝屈指不過數人之數

人者視元明諸子無媿色。視唐宋大家則未敢知其至猶未也。若不名一家。但錄其文之雅正完潔者。以類相次。盡除門戶之見。則諸家獨到之作。未必不可與唐宋相頡頏。而凡名氏不甚炳著者。苟有一篇之幾於道。則皆可以傳。惟僞體俗體必嚴汰之。以峻文律。昔人謂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一代之文。尤著者不過數家。其餘多久而漸佚。唐宋歷朝自韓柳歐蘇諸公外。餘子非有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明文海諸編後之人。幾莫能舉其姓字。蓋專集不盡傳。選輯之所爲不得已也。來書謂全唐文不若文粹諸書之耐觀。正與隅見不謀而合。且夫聖人之門中行狂狷。不專一科。聖道之所以爲大也。文章家自左史莊騷已下。清奇濃淡不向一律。

初意造言各不相師文章之所以爲大也世不乏倂規改錯之徒恃其逸足往往奔放自望溪先生斷斷於義法而後文章之體尊劉海峰姚姬傳繼之世遂有桐城派之目於文家爲正宗姚氏古文辭類纂其識解實出鹿門在陸武曹之上顧八家後繼以歸方氣類猶爲相近至獨表海峰則不免門戶之見海峰諸作豈能軼商邱甯都秀水而上之而遂薄餘子爲瑣瑣邪夫選一朝之文猶作一朝之史也自本紀列傳表志以迄日者龜筮方伎之屬皆不可遺然後稱一代完書若賓賓焉守一先生之言而盡屈其餘是未足與觀於文章之大也茲選略用姚氏類纂法首論辨議說次書跋序記傳狀碑誌書事策議奏疏箴銘贊頌詞賦哀辭祭文雜

著爲類二十有奇。視文粹文鑑文類文海之體例略相等。視賀氏經世文編姚氏文錄朱氏彙鈔則差異。蓋經世文以政術爲主。文錄以明道爲主。彙鈔以存人爲主。是集專論文之工拙指趣各有在也。曰來編纂倘有端緒論一門已有四百餘篇之多。合之當成巨觀。使閱者一新耳目。惟山居苦乏鈔胥。又見書不多。終不免挂漏。以此呼將伯耳。前示羅研究生中翰將輯湖南文徵。謹將敝邑艾中丞文集附上。乞轉寄中丞詩文皆宗七子。生當王李主壇坫之時。不覺氣求聲應。然忠鯁之氣自不可掩。此外惟李伯艱之布帆集向魯齋之愛古堂集。文均不多。容另索寄也。各屬饑荒。可念。舍間日糶米以資補救。俟秋熟當倡立義倉。漸熱惟珍攝自衛。不宣。

上曾爵相書

宮太保徹侯中堂夫子閣下元度僻處山中躬耕養親時事未嘗
過問七月初始聞金陵大功告成舉十數年負隅逋寇草薶而禽
獮之無遺種不禁喜躍不自已逾月聞

恩命酬庸我夫子晉秩宮太保爵通侯世襲罔替沅甫丈晉宮保
錫封一等伯各賜雙眼孔雀翎所部將吏晉爵晉秩各有差
尤額手稱慶咤爲千載一時之盛事富貴不足異所異者夫子自
倡義討賊以來備閱險艱精誠貫金石如水之萬折必東如火之
自星星以迄燎原而上燭霄漢如涉大海者茫無津涯而忽誕登
於岸上紆宵旰憂勤綿

宗社靈長之祚下洩神人之憤拯數百萬生靈於水深火熱中而使之蘇息此誠中興間氣所鍾君國安危所繫而不徒以副見慕之徒之心允宜胙土分茅墳笄帶礪與國咸休永永無極惟念文宗皇帝簡賢倚畀未及御門受俘而同時戮力中原如江忠烈胡文忠塔忠武羅忠節李忠武何文貞曾慤烈靖毅諸公皆未獲假年以竣功成轉覺盡然悲涕然而

九廟神靈在

帝左右

文母

沖聖策勳告成

烈祖實嘉賴焉。卽諸宗臣毅魄皆可以拊髀九京矣。謹案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我聖朝武功之盛，震鐸萬古。國初戡定三藩，平定朔漠，綏服蒙古、西藏，攻取臺灣，雍正中兩征厄魯特，西南夷改土歸流，乾隆中兩定準噶爾，一定回疆，兩定金川，兩定廓爾喀，一定臺灣及安南、緬甸，總爲十全武功文恭鐫。

寶冊自時厥後，平楚黔苗，平川陝湖教匪，平回疆，平楚粵獠，偉烈豐功載在盟府，然皆用兵於異域邊陲，與內地亂民之誅不待時者有間。至用兵內地，則惟三藩及川陝湖之役，閱時皆六七年，非臨清滑縣諸役可比。顧教匪未踞名城，三藩騷動雖半天下，尙不

及粵逆之亂蹂躪十數行省攻陷數百城僭偽號至十有三年之久從前國家全盛物力豐盈餽餉有專司將帥得壹意辦賊從未有以書生攫巨寇號召子弟生徒忍飢轉戰內帑無可支漕粟無可截呼庚乞癸卒克要大功之成者是今日之事較當代元勳如圖文襄傳文忠兆文襄阿文成福文襄諸公皆有過之無不及而其艱貞堅忍難易久暫之殊尤不可以同年語矣敬稽我朝五等之封惟滿洲蒙古及漢軍爲多漢臣中若海澄之黃靖海之施皆國初待降將及勦臣曠典以外如岳襄勤之威信公兩楊公之昭勇果勇侯李忠毅之壯烈伯王忠勇趙襄忠及王軍門得祿之一等二等子梁敏壯及邱軍門良功之二等三等男又皆以

武臣膺上賞而文臣罔逮焉其起家詞館者則惟孫文靖之謀勇
公張文和之勤宣伯近時粵中督撫之子若男然多不獲以恩禮
始終則固未足稱引也至吾楚南自漢以來二千餘年其曾膺封
爵者在後漢惟湘鄉蔣公琬以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泉
陵劉公敏以將軍封雲亭侯在魏惟長沙桓公階以尚書令封安
樂鄉侯弟纂以散騎侍郎封關內侯在吳惟泉陵黃公蓋封關內
侯在梁惟長沙歐陽公頎以都督封陽山郡公其孫詢在唐以太
子率更令封渤海男次孫允在唐以刺史封南海郡公詢子通以
殿中監封渤海子在晉惟澧州車公肩以中書侍郎封臨湘侯在
南宋惟衡山趙公方以制置使封長沙縣男其子葵以參政封長

沙郡公甯鄉易公祓以尙書封甯陽開國男醴陵皮公龍榮以參
政封壽沙郡公楊公大異以秘閣修撰封醴陵縣男平江鄧公雅
以御史中丞封安定郡侯而元承旨歐陽公元之追封楚國公者
不與焉至明則有衡山茹公瑄以尙書封忠誠伯湘潭顧公成以
將軍封鎮遠侯瀏陽張公武以靖難功封成陽侯之十數公者考
其勲業皆不足與夫子並論然則我夫子不特爲 昭代及楚南
弁冕直舉古蕭曹魏丙房杜姚宋韓范富歐陽之局而一掃空之
求其功績相伯仲惟汾陽西平足語此若理學經濟文章則新建
伯一人而已此非阿好之諛詞蓋嘗上下千古而見爲確然也竊
維運會輻輳有天時有地氣有人謀請得進而畢其說自古撥亂

反正天必預生戡亂之人爲生民立命是故有安史之亂卽有李郭有朱泚李懷光之叛卽有李晟馬燧渾瑊有金人之禍卽有宗劉韓岳二吳有土木之難卽有于忠肅有宸濠之變卽有王文成其器識勲名之大小則視其時變之大小爲衡而其徵又往往先見諸天象如四星聚柳張而光武興洛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熒惑出東井而姚氏有秦景星見尾箕而慕容復燕分野之驗鑿鑿可據道光已酉庚戌閒京師嘖嘖謂天下將苦兵將星在翼軫分野將才出湖以南時粵逆尙未起也迨辛酉八月朔

今皇帝嗣服適有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宣付史館識者已卜天心厭亂未幾我公大拜遂克竟此大勲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

窮六十以元會運世之說考之。今爲上元景運宜奏蕩平。此天時之說也。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於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爲南紀。自三代及漢唐。人才多出西北。東達齊魯。其後漸及於吳。宋興。西江始盛。南宋迄今。閩越稱尤盛焉。然楚南未大顯也。邵子云。天下有道。地氣自北而南。衡嶽洞庭之氣。蜿蟺磅礴鬱積數千年。始大發其奇於今日。而湘鄉適當衡山之麓。自蔣公琬以社稷之器。見重武侯。越二千年而夫子應運生其地。以同懷兄弟。同日膺茅社。以一邑而備有侯伯子男之封。其他建旄仗鉞。寄專閫及方伯連帥之屬。至以千百計而

蒙 賜御服 賜孔雀翎 賜勇號 賜世秩 賜諡 賜祠者
僕指不能畢數實古今未有之奇韓子云五嶽於中州衡山最遠
而獨爲宗其神獨靈其水土所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
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之此地氣之說也自來成
大功者多席全盛之勢合羣策羣力以圖之惟夫子張空拳援桴
鼓誓眾奮不顧身以殉 國家之急受事時卽以天下自任創水
師制賊死命拔將帥於廝養走卒中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
屢更挫衄百折而不同兩次墨經從戎累疏懇辭不許

先帝手敕有忠誠耿耿朝野皆知之諭考 本朝名臣如朱文端
梁文莊陳文恭皆兩次奪情起復然率在無事時未若夫子急公

家之難不得已而出此也在軍不避艱險不規小利不惑游談不以一字遺朝貴堅忍肫摯壹意以愛民戢士爲本必能得人死力士雖飢罷不忍背介弟二人先後死王事不懈益堅其後望益崇任益重受寵若驚謙謙不自足見人一善譽之不容口其識力之高深遠密者不可隱度論也其行事適機宜風采可畏愛殆韓子所謂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者歟此人謀之說也人事盡而天時地氣舉不期而與之會矣雖然公之功於是成而生民之待命方於是始焉兩江督府兼綜河漕鹽及操江諸務殷劇號難治承平時選帥嘗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莫能任況手闢榛莽奪殘黎於羆獫封狼之口其事與開創同加以

握兵符參大政節制四行省安萌弊吏整軍轉漕裕課曰不服給
而又有島夷之逼伺狡獪不可測則所爲安內以攘外者宜必有
遠謀深識消患於未形焉曾文定曰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
足以濟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情竊意圖治以教養爲先
在今日則養先於教養之事非一端莫急於農田水利招流亡墾
荒地禁侵牟遇水旱則蠲振並行尤在簡有司任之革耗羨罷無
藝之權以與民休息如吾楚之東征稅局亦其宜最先罷者也他
若鹽政之用票鹽漕政之用海運陶文毅蓋嘗究心論者以謂百
世之利似宜賡續行之夫世亂則才勝法世治則法勝才若絲亂
而治則當以才用法而不爲法所縛持至夷務則內治修外侮自

戢道在蓄威養銳遇事有以大服其心而落其身距久之必駟喙
不遑勿遽因喜事之言輕發以相嘗試也元度昔侍几席荷以古
義相督聞大功之成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謹臚述歷朝武功及元
勲世臣與吾鄉先正之垂名竹帛者以見夫子之蔚爲功宗實足
超前軼後而推本於天地人之交相爲應以著其非偶然而望益
洪遠謨不辭流壤設誠而致行之以興建長利廣厲風教爲國
家厚根本以副

兩宮及

聖主恩眷之隆而塞天下之望功名流千萬歲則汾陽西平新建
之屬且將畏後賢矣山居荒僻苦乏寄書郵遲遲始達伏維爲

國爲民自玉無任欣慶之至七月十四日元度謹上

復李伯相書

宮太保伯中堂年大公祖節下元度無似辱執事特達之知推愛如骨肉拯其危難抗章請免戍絕域俾得家居奉親視晏子於越石父祁大夫於叔向有其過之元度雖至愚陋亦當結草圖報月前女壻彭樹森來自鄂中傳述盛意以持節督師援黔趣令出山相助爲理恩誼肫拳不懈益摯泰山孤生之竹嶧陽半死之桐得附賞音垂庥千禩豈非至願惟烏鳥私情有萬萬不能慙置者請垂警焉元度生四歲而孤又鮮兄弟賴母氏撫鞠教誨得至於成人自咸豐癸丑臘月從軍前後十餘年矣崎嶇戎馬中瀕死者七次傳者皆云已死母氏驚悸悲哭輒廢寢饋枕袖間無夕不有淚

痕每語戚族云吾無他求但求還我兒子耳雖長貧賤無嫌也庚申秋元度除名歸里或且爲搯拏母怡然曰吾乃今得有吾子也拊其臂泣元度至失聲不能仰視旣又作越游不幸又干罪戾掛彈章吏議遣戍郡符至諱之不敢以聞幸執事援手連章乞免旣得請乃明告端委則又膜手泣謝焉居亡何黔帥疏調會小泉制軍泣楚責以義當報國遂帥援黔之師犯瘴癘感毒瘴病疴四閱月又有傳其已死者時母年七十有二矣益懸系不能自已旣而幸平教匪肅清恩石遵銅五郡急投牒乞養歸仰荷

聖慈俯俞開缺得釋重負始知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誠非過言而溫嶠絕裾必在親年尙健時又或有兄弟可倚否則未必

敢出此矣。方侍郎云：以顯揚督其子，爲人父者或有之；母則但願其子常在側耳。痛哉斯言！非備歷艱險，不能知其言之悲也。竊嘗謂民有四終身不去父母側者：惟農則然。阜財用而爲工，肇率車牛以服賈，皆不能於晨昏無違。然行止猶得自主也。至於士生而弧矢射四方，十齡則就外傳，或偕計吏上公車，或遠宦不能迎養，遂不能不久去其親。然冒險履危，貽親憂慮，未有如從軍之甚者。元度以子然孤露之身，又才疏運蹇，功業一無所就，徒飽憂患，以爲老母憂不孝之罪，擢髮難數矣。今母年益篤，老家無次丁，若再牽機違子舍，方寸已亂，其何能爲？且元度請告在未授滇臬之先，非有所規避也。而局外人已有訾之者。儻復舍彼就此，則進退皆

失所據抑更無以自明矣元度受

聖明逾格殊恩加以大府垂青分應捐軀圖報非敢矯激鳴高實因母年益衰有不能刻離之勢區區苦衷小泉制府所洞悉也入閩之說因通志局事多棘手驟難就緒故託辭謝之實則不能遠出已令兒子輩於二月杪啟行矣前承垂問黔中情狀曾附寸箋交陳令賁呈昨聞朝命改援秦隴則情形又判然矣女壻樹森從弟正言均蒙推愛錄用感何可言專肅布謝語無倫次惟爲國自玉以慰蒼生仰望毋任依結之至

與吳南屏年丈書

南屏先生年丈執事。辱賜示文集。窮兩晝夜讀之。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以幽。每於拙處。樸處。迂迴處。轉益其姿態。殆繇崑山廬陵以希風韓李而自成一種意度。必傳於後。何疑。論學之文。如性論諸篇。皆稿有心得。不隨人俯仰。故精而不腐。元度所不概於心者。則書西銘講義後二作。及孝經章句序也。曰。昨面獻所疑執事。曰。民果吾同胞。邪。物果吾與邪。時坐客滿。未竟所欲云。然辱執事知。非泛泛不敢不終竭其愚。幸垂督焉。夫所謂民胞物與云者。猶所謂乾父坤母也。天果卽吾父邪。地果卽吾母邪。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凡男皆得乾之氣。女皆得坤之氣。其理固不可易也。古之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執事既引其言矣然天子果卽天所生之子邪天子固自有父也而其言究不可廢猶之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四海之內皆兄弟皆止言其理必以辭害意則其說不可通矣辭有必不可泥者若經所云萬壽無疆君子萬年子孫千億等語皆必不可得之數而卒無譏焉其意固無盤也且夫執事之詆西銘也果於龜山楊氏所疑程朱二子所論定外能實挾其義理所未安而合乎人心之所同然抑豈必不可自暢其說乃因外夷天主教有所謂天父天兄云者粵盜襲其唾餘以毒天下執事遂歸獄西銘適羅羅山作西銘講義乃并惡西銘而以孝經正之不知仁人事天猶孝子之事親西銘與孝經正相發明也彼教荒遠無稽

謂自天主降生今已一千八百七十有七年西人用此紀年奉之如正朔是天主實起自東漢之世在橫渠張子未生以前千餘年又相去七萬里近始通於中國彼惡知有所謂西銘者邪粵逆兇鄙一丁不識假外夷之名以新耳目更惡知有所謂西銘邪自古征伐始自黃帝不聞以後世多殺戮歸咎黃帝也五刑制自唐堯不聞以後世多酷吏歸咎唐堯也天主教與張子風馬牛不相及以是咎張子可邪抑更有大不可者儒生厭故喜新往往好爲異說以撼先賢如戴東原作孟子字義疏證力辨程朱以理爲性之非執事闢之曰孔子繫易明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豈始自宋儒乎東原此說於程朱無纖毫損祇見其自取戾也執事辭

而聞之。遽矣。不圖於西銘。獨反蹈東原之轍也。謂宜刊去此三篇。無使爲大集之累。庶不致貽人口實。柳子厚云。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萬一離婁子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今則犯天下之不韙。有目者皆見之。豈直秋毫云爾哉。干瀆清嚴。伏增惶悚。惟葆衛不宣。

答友人論異教書

來書以泰西人行異教於中國愚眊多爲所惑慮奪吾堯舜孔孟之席謂此開闢已來未有之變其言深痛若此有心哉有心哉然某之隅見竊謂不足慮抑且深足爲喜不惟不慮彼教奪吾孔孟之席且喜吾孔孟之教將盛行於彼都而大變其陋俗請畢吾說以廣足下之志焉蓋堯舜孔孟之教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乃乾坤所繇以不敝者也天地之生人爲貴人之道以倫常爲本彼際天並海之夷以千百國計皆人也有血氣卽有心知皆可以人道治之者也特自古不通中國又相去七萬里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故末繇近聖人之居而聞其教耳天誘其衷以互市故朋遊於

中土而漸近吾禮義之俗。彼自知前者之蔑棄倫紀，不復可以爲人。有不幡然大變其故俗者耶？傳教於中華，僅法蘭西一國耳。然且諸國皆擯之，不使闖入其境。蓋亦共知其陋矣。惡能加毫末於堯舜孔孟之教哉？且子未讀中庸乎？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物之性且當盡。况彼固人也，同在並生並育中，聽其自外倫紀而終失其性，其何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乎？天心仁愛聖人，有教無類，必不忍出此也。聖人之道，譬如天地之無不覆幬，無不持載，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此正堯舜孔孟之實錄也。其曰舟車

所至人力所通則以大地九萬餘里尙有舟車人力所不及者今此通商諸國天假其智慧火輪舟車以速其至此聖教將行於泰西之大機括也繼諸國而來者後將不知其紀堯舜孔孟之教當通行於天地所覆載之區特自今日爲始造物豈無意哉且夫堯舜孔孟之教在中國亦以漸而及也堯舜都冀州其時惟今山西山東直隸河南陝西數行省爲中原餘皆要荒服也孔孟時吳越荆楚尙以蠻夷擯之宋以來三江兩湖閩浙黔滇川粵始大盛聲明文物視鄒魯不少讓謂非聖教之自近而遠自狹而廣歟至若唐虞之苗三代之獫狁獯鬻犬戎漢之匈奴晉之氐羌唐之吐番回紇宋之契丹其故俗類皆數彝倫娶同姓兄收弟婦弟室兄

妻習焉不爲怪。自元魏遼金分主中國，其俗卽已大變。元大一統，稱尤盛。今之西北蒙古部，皆元裔也。世爲國家臣僕，賢哲代生，非復當年之舊矣。向使其閉關絕迹，不與中國通，不至今猶睢盱狃榛之故俗邪？不但此也。我朝雍正中，滇黔川楚兩粵諸蠻夷改土歸流，亦自開闢已來始沐王化。至乾隆中新疆拓土二萬里，則眞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矣。堯舜孔孟之教，蓋漸推漸遠，初無一息之停也。今泰西諸國適以互市來，其必將用夏變夷而不至變於夷也決矣。抑攷元會運世之說，堯時在午，距今不過四千年，正中天之運也。天地之氣日趨於文明，故西人之繁富靡麗，乘時以達中土，殆有氣機以感召之。其舟車器械、天文算學，亦未嘗無

補於中國天殆使之竭智慧以助中國之文明而卽以親炙中邦者使漸染於堯舜孔孟之教豈偶然哉王者無外聖人無外天地之心更無外當此中天景運聖教遠被絕域必自今日始矣孟子曰逃揚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抑何必視之若讐去之若浼乎吾故曰不慮彼教奪吾孔孟之席而喜吾孔孟之教將盛行於彼都也若夫自強之術有國者所當務豈必因遠人之狎至而始爲之所哉偶書所見伸紙不覺累幅惟垂簷不宣

與郭筠仙中丞論通志體例書

某積歲從戎學殖荒落去秋當事招入志館其時告養尙未得請
慮有阻格須俛當道再陳故未敢謝卻又聞總其事者爲閣下某
不過備寫官之列側聆緒論亦藉以牖茅塞故姑強其聞實則無
能爲役也邇者議論多而成功少同事半已謝去方惡事無成局
又惡敢更立異同願愚者干慮或有一得私心見爲未安亦未敢
嘿爾而息前見同人所擬體例實有不概於心者不敢附和謹條
舉而商推之夫志爲官書自有通行體例書成當繕正本表呈
御覽非私家著述比亦非郡邑志之猶可別出機杼者比也康熙
中嘗頒河南通志於天下爲修書之式雍正七年

詔各直省纂輯通志亦經部頒條例今雖不可得見然各志具在河南志具在是卽通行之格式也至

通志熱河志則皆經

欽定 大清一統志則奉

敕編撰四庫書提要稱 盛京志發凡起例一一皆稟

睿裁然所分三十六門統名爲志未聞別立名目也熱河志分二十四門一統志每行省立統部外諸府及直隸州又各分二十一門均未聞變易名目也自嘉慶中謝蘊山修廣西通志仿景定建康志圖表志傳例爲典一表四略十錄二傳八實二百年來十八布政司中官書之創體道光初阮文達重修廣東志仍而效之遂

爲耆奇好古者之濫觴。昨見子壽同年志例。瑣談擬全效其體。執事趨之蒙竊惑焉。謹案

列聖

列宗實錄告成後例修

聖訓卽以實錄館爲訓典館。典之義本自尙書堯典舜典。皆以稽古稱其爲史臣追記明矣。是訓典祇宜用之於

列聖而

今上之詔旨又不能不恭錄統稱訓典於義未安。轉不若各志之稱

詔諭者爲合也。查廣西志訓典中不載

世祖定鼎建元詔凡

列聖遺詔登極詔皆闕焉廣東志效之而獨於

仁宗遺詔

宣宗登極詔恭錄於篇竟似有所擇者然開宗第一義卽詳略不
倫若此其不可從一也學校爲政教之源人才所自出世道之升
降繫焉康海武功志併學校於建置中此特爲簡括計且係邑乘
姑從略耳然已有議之者通志效之則可謂不知本矣考州郡志
之存者以宋朱長文之吳郡圖經續記周淙之乾道臨安志爲最
古吳郡志爲目二十有八中立學校門在州宅亭館祠廟之前臨
安志亦立學校門繼城社廨舍之後自宋仁宗慶歷四年始詔郡

縣皆立學朱氏書成於元豐七年相去三十餘年而其知重學校已若此自後若常棠澈水志袁桷延祐四明志均詳學校未聞併入廨舍亭堂寺廟及城邑祠祀中也明包節陝西行都司志置學校祀典於建置中謂二者爲建置大端提要駁之曰自郡縣山川人物外無一不從建置起者能全附之建置乎其論正矣

聖朝重道崇儒典章大備高出宋明萬萬兩廣志乃列學校於建置略凡典制禮儀樂舞概付闕如是可略也孰不可略如謂事係公典通禮會典有專書無俟贅引然則彼所謂經政略前事略者何一不具有成書而乃詳於彼而略於此乎且旣併學校於建置矣而學制學田苦於無可附麗則又分見於經政略中相距三四

十卷之遙不惟輕重失宜亦且首尾懸隔其不可從二也古之地志載方域山川物產而已元和郡縣志頗涉古蹟蓋用山海經例太平寰宇記始及人物藝文皆繇輿地推廣及之者也夫有土地然後有人民政事法當以地理爲本今以表繼典表之目四惟沿革屬地理而職官選舉封建遽以類從共爲卷八十有奇始及地圖今又增道里表則卷益繁重提要有云末大於本輿圖反若附錄其閒誠如所譏矣且使閱者繙書二三十冊尙未見地圖於地志名義實不相應其不可從三也周官六卿分職後世六部因之凡官署皆設六曹賀氏經世文編亦以此分類鄧氏寶慶志創爲六書雖變舊例而眉目實秩然不混今其所謂經政略者爲類二

十有一合吏戶禮兵工之政統出一門端緒迷茫不便檢閱至戶口應與田賦連類乃入輿地略中附以希姓尤覺不倫明黃仲昭八閩通志以戶口水利隸食貨門提要譏其牽強不倫創例未協惜乎未及見兩廣志也夫通志備官民稽考宜雅俗共賞凡通行體例人所習也今忽變更名目使閱者茫然及核所紀載仍係公家言不過分併易置以表異徒見爲作聰明亂舊章耳其不可從四也方志古稱圖經圖與表河南通志皆有之自不可少若夫錄也略也傳也則皆與志同一義也旣曰志矣而志中復有略有錄有傳非疊床架屋乎古志書以錄名者惟宋高似孫剡錄其目有官治志山水志兵志學志反以錄爲經而以志爲緯陳振孫書錄

解題稱似孫爲館職時上韓侂胄生日詩九首皆用錫字寓九錫之意清議擯之知處州尤貪酷其人不足道其書更不足據也以略名者惟明謝肇淛之滇略計分十門曰版略勝略產略俗略績略獻略事略文略夷略雜略一義相承未聞又闕入別體也此外若明任慶雲撰商略自謂本諸華嶠提要駁之云華嶠曰略語出史通亦史志之別名非地志之名也略之義例如此則易志爲傳尤可不必矣又考明雷禮眞定志爲紀四志九傳十五提要譏其與地志體例不合隆慶永州志爲記一志七傳五提要譏其雖宗漢書卻非志體胡松滌州志提要亦譏其以志名冒史體文雖拘而義則乖是地志之不宜襲史體也彰彰矣提要爲

欽定之書言淆亂衷諸

聖兩廣志炫博矜奇故與相背其不可從五也或謂謝阮號稱碩學鉅公創例當有義法然舍

欽頒之成式

欽定之成書而獨從一家之肌說此豈遵道遵路之義抑豈爲下不倍之義乎且十八布政司皆有志兩廣僅居其二廣西志在謝氏前者有郝浴李紱金鉷廣東志在阮氏前者有黃佐劉秉權郝玉麟皆循通例是謝阮特兩志中偶一爲之者耳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必違眾用獨舍坦途而履羊腸若徒震其名則各直省纂修通志之見於四庫目錄者若黃宮允之雋沈光祿起元查編

修慎行傳編修玉露陸檢討奎勳孫編修灝顧司業棟高杜檢討
詔儲庶常大文皆鴻達魁壘之彥未必遂後謝阮二君也昔王文
恪作姑蘇志以楊儀部循吉好謠詠不欲與之同局書成循吉摘
姑蘇二字未展卷卽詆爲不通文恪大服毛西河撰蕭山志刊誤
又作杭志三詰三誤辨今之爲儀部爲西河者正不乏人若循舊
章而偶誤猶可說也變通例而召謗誰其尸之其不可從六也凡
此六端卽質之作者亦不能強爲辭至山川關隘反居輿地之外
宦績著錄另立遷謫一門及阮氏謂國初收粵及削平尙藩諸
鉅事已載國史此志不得書之與廣西志同例則子壽已糾其
謬矣顧猶欲用其例殆僅見其目錄未細察其書乎竊謂作志以

典核謹嚴備掌故扶植倫常有益民風吏治爲貴不在體制之異也前者南屏年丈於大箸湘陰志屢欲獻疑某謂邑乘例不進呈不妨自爲一則惟通志不可執事見告亦如此云迄今並未裁示體例度未必竟以兩廣志爲圭臬某不勝私憂過計慮或至一成不變故不能已於言竊見江南通志用班史例分爲十志以綱統目以簡御煩視河南志小有出入而例實完善附錄別紙略加變通移職官選舉封建世爵諸表於後以還地志面目未知有當否如必以爲贅說而愍置之卽亦不敢作伴食之懷愼矣慮口述不能盡其辭故以筆談干瀆清嚴伏增惶悚

答馬太守毓華書

別來十有八年矣。咸豐乙卯蘇官渡之役，足下與陳生伯驥等共五人拔自賊中，畱敝營，旬月適張石朋大令至，與陳生爲梓誼。僕託石朋帶赴帥轅，請給路票資送。自後不相聞問。今夏石朋以哭曾文正師詩二十章見示，述及足下作令關中，猶垂念鄙人不置。始知足下無恙，且騰達蜚黃爲之距躍。然石朋尙語焉不詳也。長至日忽展惠書，具悉政社翔輝，榮閒休暢，絲百里而三州五馬，如日之升，富貴不足異，惟循聲卓著，造福蒼生，且數千里外猶戀戀山中故人如此，卽其治行可知矣。守令爲親民之官，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時賢治譜若徐氏棟之牧令全書，袁氏守定之圖民

錄汪氏輝祖之學治牋說劉氏衡之庸吏庸言皆樸實精當可以
坐言起行計必飫觀而力行之如尚有未寓目者望卽加意購求
可也僕生平以未爲牧令爲憾得足下一申儒者之效鄙人與有
榮矣僕自別後於丙辰春進攻撫州自二月至八月五十六戰皆
捷九月分兵克崇仁宜黃爲援賊所乘老營失利移防貴溪廣信
三年以孤軍當三面之衝保全浙西一綫餉路屢守危城鎗傷左
頰幾死迨戊午秋文正復出視師僕充營務處將舊部交沈幼丹
觀察始獲歸里省親蓋辭家已五年矣庚申夏文正晉江督復強
僕治軍奉命備兵溫處文正奏改皖南僕帥新勇三千抵徽州
而甯國已陷悍賊十萬來攻嬰守兩日而陷瀕死得免辛酉奉

命援浙賊已繇江犯楚飢軍轉戰而前連克通崇義武瑞州等郡縣節節梗阻比入浙而杭州已不可救壬戌春力戰保江衢蒙

恩授兩浙運司晉臬使兼署藩篆尋被文正劾免遂杜門不復與聞天下事丙寅正月特詔起用督師援黔專辦教匪是年四月啟行至戊辰四月始平定計剿撫九百一十寨思石遵銅五郡一律肅清六月班師陳情終養得旨許開演臬缺回里又五年矣

老母今年七十有六尚幸強飯家闢小園擁書十萬卷種花自樂著國朝先正事略六十卷幸爲海內名流所許可長子積琳由軍功起家今年六月十五引見以知府發江西歸候補班前先用次子積璠倖取拔貢三子積璿則側生之荔甫周晬也黃子耕

丙辰七月在撫州中礮殉難得卹典家兄迪人癸亥秋以知府
揀發甘肅代理肅州七年擢記名道屬同逆披猖家書阻絕者三
載近始通訊足下共事一方當可覓寄書郵乎如有鴻便請錄鄙
函轉寄爲荷相去數千里無繇時見惟勉爲循吏使百姓受實惠
稱神君是卽所以慰故人者爾

與孫琴西方伯書

琴西先生方伯執事。曩者庚戌辛亥壬子間。元度旅食京師。閒從曾文正邵位西孫芝房吳南屏楊性農諸公游。時執事與性丈同選館職。諸君子相唱和。元度獲竊聞緒論。心嚮往之。以未修士相見禮。爲憾。亡何粵盜起。倉卒南歸。佐文正師治軍事。崎嶇戎馬閒。凡二十年。屢瀕死。又飽更憂患。盡奪其讀書之日力。遂終爲門外人。側聞執事倬直。三天數上封事。迨一麾出守。則轉徙兵閒。不獲行其志。時元度已放廢歸田。不復與天下士相聞矣。去年從性丈所得遜學齋集。窮兩晝夜之力。讀之。卒業始見醜蔑之面。與心乃嘆。並世有古人。雖未獲遽接其言論。丰采苟得附相知之雅。千

里猶一室也。况近在楚中哉。執事之文亦史漢亦韓歐曾亦間近震川然皆自真性情流出。尤偉者在持正論攘斥外夷之邪。教明目張膽大聲疾呼。垂涕泣而道之。非夫衛道之勇計是非不計利害抑烏能獨挺流俗若是邪。夷禍之烈久矣。木蘭陟方薄海同深悲憤。近更以輦轂爲城社。投鼠之忌莫敢誰何。因而日肆挾其言至不忍聞。實則虛聲恫喝。計島夷互市凡二十餘國。莫適爲主。亦莫敢首禍。一國敗盟使諸國失市易之利。彼必不敢出此也。謀國者不察。惟恐撓其怒。至遭謝罪之使。又不思選將練兵急衛神京以固根本。敝敝然日以造船製械爲急。夫天下惟拙可以勝巧。惟堅可以勝脆。惟剛斷可以勝陰謀。未有學其人可以制其

人者其所學尚未得其精粕顧相率效尤訖不一悟此何異海畔
逐臭之夫東施效顰之婦哉今不早爲之所更數十年殆恐與之
俱化此切膚之痛也讀大箸則已先得我心元度所繇不知首之
稽至地也顧此意第藏諸私臆不必與執事相聞忽接吳大令錫
震書謂晉謁時數蒙詢及下走近狀孔北海亦知人間有劉某快
孰甚焉元度自戊辰夏告養山居學益荒退所爲文多牽率酬應
之作明秋擬莊寫二三百首郵呈誨削儻有萬一可采卽乞賜序
而存之其不可者付之一炬可也又大集中言洋務二疏有題無
文欲求賜讀可得聞否狂言無緒豈率胷臆惟爲道自重不宣

復孫方伯書

琴西先生方伯執事。夏間鍾崇軒同年至自鄂中。承惠示大集暨
永嘉全書。既又承手諭。寄示禮記集解。累月讀之。始卒業。如置身
天台雁宕。括蒼諸名山中。東甌奇勝。森然在目。怵慰不可言。以迫
賤事久未奉書稱謝。此心歉然。比惟移節金陵。天庥滋至。將益
大所施。以澤天下。而禦外侮。使海內一覩儒者之效。茲爲快耳。竊
嘗讀宋元學案。浙中學術。凡五派。屹然與閩洛並峙。然如金華永
康之學。今並無人賡續之學者。幾不能舉其凡目。將在若滅若沒
間。而永嘉經制之學。獨幸得大君子昆仲。旁搜遠紹。重刻遺書。以
餉同好。俾鄉先正薛右史。劉左史。許忠簡。劉給諫。葉忠定。劉忠肅。

林竹軒諸公不朽盛業粲然復顯於世承學士得所津逮誠斯文之厚幸也王忠敏城守錄尤舉世不傳之本向止見湯璣所錄心嚮往之得此始知忠敏實陳公之後勁而被圍之久且將倍之宋史既不爲立傳又移其功以屬他人其殆有幸有不幸耶然而孤忠偉勲歷劫不磨得大君子表章之忠敏可無憾於九京矣曲臺傳注自漢儒後惟衛正叔集說爲優陳雲莊之書雖列在學官不足饜學者之心也敬軒先生此書以程朱之義理補孔鄭所不逮與李耜卿之三禮述注並可謂專家絕學然非執事表微之力抑安能襮著於天下命續纂入先正事略中已據行狀增緝之尚未付手民也元度近繕所作散體文約四百篇

當呈誨削專肅布覆心所欲言不盡千一惟垂簪不宣

覆劉毅齋書

毅齋尊兄大帥麾下。衛霍英名橫被六合。而山中退叟獨以未識。荊州爲悵。側聞提師絕大漠。立馬功成。刻下大將旗鼓直抵天山。南北路班定。遠侯封萬里。在轉瞬間矣。引領西望。無任頂祝。二月朔春宇孝廉抵舍。奉賜書。所以獎許而注存之甚厚。兼惠文錦。輕裘山珍海錯。萬非鄙薄所敢任。然頒自萬里外。又無返璧之理。登受。歎謝。僕山居多暇。嘗取軍興已來名卿宿將。蓋臣烈士於前。鏖先正事略外。仍各爲別傳以存其真。而於忠壯公勁節豐功。靡室靡家。尤推爲中興名將之冠。嘗私作傳以志景行。而事實究未詳備。茲承命譔傳誌并祠碑。且寄示事蹟。是鄙文所賴以增重者。

安敢不竭其愚。曾文正師曾爲忠壯公作誌銘，未成而絕筆。殘稿存集中，僕不揆，昧擬取誌文所闕者足成之，並綴以銘，蓋古有兩人共作誌銘之例，見於金石三例誌銘，廣例者不一而足。近日霞仙、筠仙兩公分譔文正師誌銘，正用其例也。祠碑擬用湘陰、甯相銜名，僕近作曾文正祠碑及駱潘張三公祠碑，皆王中丞屬爲之，卽用其銜名次第勒石矣。惟別傳當入拙集，且擬增入續先正事略中，鏤成當卽郵政所慮文筆謏劣不足副雅期耳。重修貢院爲邦人盛舉，麾下獨斥三千金巨款，功在斯文，義聲徧三湘七澤間矣。手肅布謝，惟爲國珍護不宣。

與劉毅齋書

毅齋京堂爵帥尊兄大人麾下。中春肅復寸箋。絲張春宇。大令郵
呈計邀英鑑。尋將忠壯公祠碑墓誌銘別傳。誤就適聞執事大功
告成。天山南北路縱橫二萬餘里。一律蕩平。

兩宮慈聖嘉豫。

皇帝告

廟冊勳。晉湘陰伯相爵通侯執事躋九列。封五等。諸將士遷擢有
差。此我國家萬億年無疆之庥。抑從古武功所不數覩也。史
成方略。執事當爲功宗尤偉者。在克成忠壯公未竟之志事。使英
魂毅魄得含笑於九京。烏虜盛矣。蓋嘗論唐平淮西內地一隅之

叛將耳其幅員曾不足當南汝光之一道吳元濟抗朝命阻兵四年竭天下全力勵乃克之當是時昌黎柳州之徒撰爲碑若雅震鏤千古柳州獻平淮夷雅表至謂周宣王中興徵於詩之大小雅若六月采芑車攻吉日暨崧高韓奕烝民江漢常武諸篇鏗鏘炳耀盪人耳目望之若神人其揚厲之也至矣顧以逸周書考之宣王中興諸詩多夸而失實無論韓碑柳雅之過侈也蓋自穆王遷犬戎於太原歷懿孝之世戎車屢征至夷王七年虢公伐太原之戎至於兪泉昔之內徙者今爲寇矣宣王三十三年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三十九年伐姜戎戰於千畝王師敗逋四十年遂料民於太原蓋與後漢西羌之叛略相似

然則宣王之功不過如唐之宣宗而尹吉甫之頌周宣亦猶奚斯之頌魯僖事劣而文侈此六月采芑諸詩所繇僅列諸變雅歟洪惟我

大清盧牟六合胡越一家在昔

聖祖親征準噶爾時則有若費揚古馬思哈孫思克

世宗兩征厄魯特時則有若年羹堯岳鍾琪有若策棱查郎阿

高宗蕩平準部回部時則有若傅恆兆惠成袞札布有若舒赫德

阿桂阿里衮富德爰逮

宣宗重定回疆亦惟有若長齡有若楊遇春有若武隆阿有若楊芳罔不桓桓屹屹焜耀旂常用能肅將

天威修和我有夏。顧其時峙。糧輓粟士飽馬騰。諸將帥得一意辦。賊其底績。尙易從未有提孤軍。絕大漠。借饌異邦。采入其阻。不踰歲。卽奏蕩平。如今日者也。抑忠壯公所部老湘軍。肇自王壯武張忠毅二公。迨忠壯帥之以平粵逆。平捻寇。平關隴逆。回直與賊相終始。忠壯死。事後逋寇出關。倣擾我西陲。執事復領公舊部。會諸帥。躡草薶而禽獮之。偉勦奇勦。實遠出。國初先正上卽周之方叔。召虎。申伯。韓侯。仲山甫。尹吉甫輩。方斯茂。如若唐裴度。李愬。烏重允。顏嗣武之徒。抑更不足並論矣。使昌黎柳州生。今日能無變色卻步。自哂其言之過侈也哉。是宜鏤石昆侖之椒。洗甲蒲昌之海。倚劍崆峒之岳。包羸越劉比隆軒昊以彰。

聖清神武不殺之殊猷惜下走才非韓柳不足導揚徽猷也謹上
所作忠壯公祠碑及墓誌銘別傳碑用左相銜名誌續會文正遺
稿并援歐陽公尹師魯合誌張司錄例而補綴以銘別傳祇國
史較詳未知有當萬一否肅抒賀悃虔請勳安惟爲國爲時自
玉不宣

上曾宮保書

宮保爵帥姻世丈節下客秋奉鈞禽敬悉種種其時政務勤勞盡
籌况瘁未敢以循例寒暄時溷聰聽嗣聞三晉有秋瘡痍漸復然
後喜我公之釋重負也竊嘗論世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
抑惟有非常之變然後生非常之人非常者非常人所能勝任也
粵盜起田間荼毒四海所過無不殘滅天生我公擣穴而殲其渠
此社稷功也可以獨立千古矣不圖又有三晉拯饑之役晉豫
旱災實二百餘年所勵見而晉尤甚前政有曾無心坐視饑民之
轉溝壑漠然不爲之所當是時數百萬遺黎涸可立待天復起我
公以拯救之公之精誠既足動天聽慰民望聖主視民如傷

復不惜蠲數百萬金錢以蘇菜色。而其出私財以振者，又皆破格以獎勵之。繇是黍谷春回，所謂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微公則三晉遺民靡于遺矣。公之功視昔年攻拔金陵，足與並峙；一則奪回數百萬生靈於豺獠之吻，一則活數百萬生靈於溝瀆餓殍之餘。前古偉人，得其一已足千古。從未有輸回元化，膺兩大任而並告成功。如今日之盛者，也不但已也。粵寇起，舉天下莫敢撓其鋒。自文正公及我公倡勇敢從而和者數萬人，楚南之忠義遂爲海內冠。至晉豫旱災，司牧者噤不敢以聞。得我公飛章請命，朝發夕報，可而蠲貲助振者，遂爭先恐後。若救焚拯溺之不敢少緩須臾，下至販夫紅女，各願斥傭資以分灼艾之痛，甚或蠲千金不署名。

氏此皆忠誠所鼓動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也世常說輓近人心不古不可與爲善繇今觀之豈物之不可動歟抑其誠之不足以動物也昔富鄭公救青州災趙清獻公救越州災並全活數十萬人而趙公之方略傳後世特詳以曾南豐爲作救菑記也其言曰菑沴流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故趙公之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而其法足以傳後世元度閱前龍山典史朱克敬筆記述我公前此率屬禱雨未卽應下令誠所部官吏畢至壇紳士自廩生以上皆至積薪塞廟門誓次日不雨卽自燔雨果應時至烏亭是舉也足以動天地泣鬼神矣宜晉父老之感涕謳歌家戶而戶祝也元度不揆

檇昧欲得公救災方略及奏劄公牘戶冊總目凡被災幾何屬受
振省幾何人庫金倉粟所發暨鄰省義捐所入幾何數事例所收
捐款銀若干萬發粟及煮粥之所若干處爲病坊以居疾疫無歸
之人若干區瘞道殣及收養棄男女若干名口綜其成分其任暨
鄰省勸輸之最出力者若干人乞屬記室飭掾吏寫示崖略以憑
載筆而紀其大凡元度不敢妄擬南豐公之功則過於清獻也願
爲三晉救菑記以法趙曾以垂型後禩且彰我

聖朝明良一德救民水火之至意區區私忱未卜有當否手肅布
臆惟爲國爲民珍攝自衛不宣元度謹上

天岳山館文鈔目錄十一

平江 李元度 次青

箴 銘 頌 贊

劉彥和曰箴所以攻疾除患喻鍼石也其體始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惟虞箴一篇體美備焉及至春秋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人於在勤漢之揚雄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篇崔胡補綴總稱百官可謂追清風於前者矣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理貴宏潤取其要也

禮祭統曰銘者論譏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庸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也蔡伯喈曰黃帝有巾几之銘孔甲

有槃孟之誠殷湯有甘誓之勒龜鼎有不顯之文武王咨於太師
作器械之銘十有七章周廟金人緘口書背銘之以慎言所謂天
子令德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銘之太常所謂諸侯言時紀功也
宋正考父三命滋益恭衛孔惺之祖莊叔隨難漢陽皆銘之於鼎
所謂大夫稱伐也頌贊亦銘之屬特不施之於金石耳

劉彥和曰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齔
爲頌以歌九招自商頌已下文理允備時邁一篇周公所製哲人
之頌規式存焉若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此類屬興又覃及細物矣
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又若子雲之表充
國孟堅之頌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僖后雖詳略不同典

章一也

劉氏熙曰贊纂也纂集其美而敘之也彥和曰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贊蓋唱發之詞也及益贊於禹伊陟贊於巫咸並嗟歎以颺言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爲贊卽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詞始贊荆卿馬班史傳以贊褒貶及景純注雅動植必贊贊兼美惡亦猶頌之有正變耳古來篇體促而不廣必結言於四字之句槩桓於數韻之詞約舉以盡情昭灼以策文此其體也

自私箴 自利箴

星泉井銘 昭顯真人廟鐘銘 嘉禾銘

陽明全書頌

烟閣兄夫婦遺像贊

彭鴻軒衣冠像贊

余東坑姑丈衣冠

像贊

天岳山館文鈔卷三十七

自私箴

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心曷繇死病在自私人生伊始懿德
秉彝萬物一體相繫相維積私生蔽性以習移克伐怨欲遂縱詭
隨所以古賢克已自治車裘共敝不憾而怡善勞在已先泯伐施
烏庠小子念茲在茲事惟私已識趣斯卑務去私以克已先民是
師

自利箴

哀今之人氣拘物蔽見利則趨滿腔私意骨肉天倫以茲爲累借
鋤德色取帚詬誶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相接攔然不知

愧其形則人實與禽獸何異吁嗟鄙夫儻獲有位剝民自養民且
無類讀聖賢書所學何事絕利一源曰惟立志仲子克臧不求不
枝孟子匡時以義爲利董子垂訓明道正誼卓哉三賢其理一致
小子念之哉毋自暴弃

星泉井銘

維北有斗爛然七星山澤通氣川瀆效靈上應乾象嶽峙淵渟翼軫之野麓山張屏賜閒湖曲有泉泠泠鑒井而飲甘醴清涇卦應先後七竅瓏玲乃審厥象上證星經飲茲水者蠲疴延齡主人師竹覆井以亭以配白沙如尹與邢後有千古來眎斯銘

昭顯真人廟鐘銘

皇帝卽阼之十年太歲重光協洽夏六月大旱百川且竭羣籲於
昭顯真人上下冀瘞以明潔越四日大雨萬民斯悅迺謀答神庥
百其辭弗愜卜建廟曰吉民用和協未五月廟成翼翼業業迺召
鳧氏作大鑄考休烈不窳不撓身侈應法銘之曰其萬億年永珤
用若金甌之罔缺

嘉禾銘

皇帝嗣服之二祀太歲柔兆困敦越七月癸酉其節中元湖南督
漕使兼權廉訪夏公獻雲以放衙之暇遊於宜園有蘭九畹猗猗
在盆旁有嘉禾五穗同根匪芝而茁如醴無源公曰此周書之所
紀唐叔之所珍也天降嘉種俾蕃育于湘沅乃命作圖續徵韻文
表 聖瑞銘 昊恩維時邦人士及厥庶民咸額手進曰惟棠有
召惟黍有郇咄哉斯禾爲我公而蕃允宜鐫樂石鏤彝罇用昭示
千春永爲珤於世萬子孫

陽明全書頌

洙泗既逝，徵言孰傳。鄒嶧嗣興，如日中天。獨明性善，溯厥生前。四
端擴充，泉達火然。反求放心，沈痼立蠲。神祖聖伏，劉蹶羸顛。斯道
之晦，千五百年。濂洛崛起，闡道以言。建安集成，待後守先。下學上
達，孔脈是肩。同時象山，命世之賢。先立其大，德性是砥。並行不悖，
高明沈潛。章句滋興，紛拏注箋。遂涉支離，溺彼蹄筌。陽明聞氣，挾
經執權。直指良知，力破拘牽。彼目論者，訾其近禪。子於道妙，刊落
言詮。同歸殊塗，如水赴川。如冬夏令，如上下弦。相反相成，六氣迺
宣。相禮相映，際天入淵。姚江末派，沿波失源。敝在學者，子何尤焉。
我讀遺書，鑽仰高堅。知行合一，服膺拳拳。敬餉同志，道在斯編。

烟閣兄夫婦遺像贊

烏虜吾忍見吾兄吾嫂之遺像乎以兄之天姿卓越好學有大志而年止二十有餘以嫂之青春矢志完節二十有八載甫至五十無疾而遽徂兄之才嫂之節蓋皆秉天地之正氣而舍命不渝而得年皆止於此曷怪問天者之搔首而踟躕雖然人之所貴者神耳形固無不敝之軀惟全歸以全受歷萬古猶須臾而况清風亮節尤足庇賴其子孫而食報於詩書兄之子差能成立效請纓而許馳驅行膺誥命贈兄秩爲大夫而吾嫂幽光潛德復蒙綽楔以旌閭歐陽子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或殊吾雖不敢必斯言之驗而兄與嫂半生之鬱積或庶幾操券而合符惟是撫今追昔念

兄嫂之不可復作不覺掩淚而歔歔蓋兄與嫂皆可無憾而難爲情者惟吾吾是以展遺照而聲與淚俱也悲夫

彭鴻軒衣冠像贊

嗚呼余忍見君之遺像也乎君與余同仇偕作王事馳驅由湘而鄂而越而吳其血戰最苦者尤在蕪溪之曲廣玉之區斯時也以三千之義旅當十萬之兇徒每戰則身先士卒手挽強弧卒能摧巨寇而固名都迨後余趨宣歙君赴金衢既東西之異轍遂生死以分途君之援守武林也威名雖著魁柄則無謀臧不用事勢益孤使用君甬道之策則餉路可以無虞夫何至城摧東浙氛黯西湖遭時不幸卒以身殉問彼蒼而嘆何辜雖然忠臣之義有死無二卒不媿堂堂七尺之軀薦馨有廟延世有賞君亦可以釋憤於靈胥題君之像鬢眉懷烈狀貌魁梧而伏波之馬革則并無可裹

矣嗚呼

余東坑姑丈衣冠像贊

烏虜惟公於度誼則姑尊而於文字尤有淵源維先曾祖有九女
孫公獨爲僚壻之長而卓然不羣先伯先子及先兄輩又皆常受
業於公門公生而穎特弱冠能文掇幽芳於芹藻寄高節於荃蓀
有棋在局有酒盈樽計往來吾家者前後六十載而情誼彌敦公
之來也一揖就座已覺言笑之嘩喧角手談於象戲傾田家之瓦
盆每當酒酣耳熱奮袖起舞幾於忘寒暑而昧晨昏惟時遜厚二
老與公莫逆相與掌撫而髯掀度也年方舞勺亦荷呼爲小友角
勝負而侍盤殮第見公性之靜逸公貌之和溫譬如巖松澗菊其
出塵處全在於無言迨後先伯遠宦公猶歲時來顧則不禁念遠

別而聲吞蓋公之興趣已不可與前日同論又越數載度出從軍及還轅而息轍則公已昇仙謝世而逍遙於帝闕烏虜公不可得而復見矣見公遺像幸音容笑貌之猶存人生如夢耳俯仰數世前後六十年之久直如駒隙之飛奔陳辭蓍杵藉以當宋玉之招魂

天岳山館文鈔目錄十二

平江 李元度 次青

哀辭 祭文 祝文

摯虞文章流別論曰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爲之哀辭其體以哀歎爲主

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孔疏云弔辭面致傷辭當書之於版使人讀之而奠殯前此祭文之始也劉彥和曰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異辭清而理長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稱其愴惻動人揚雄弔屈原意深文略故辭韻沈隄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矣

曾文正曰人告於鬼神者經如詩之黃鳥二子乘舟書武成金縢之祝辭左傳荀偃趙簡之告辭皆是後世曰祭文曰弔文曰誄曰告祭曰祝文皆是也魏叔子曰哀死之文不求文而文至文之至者也不言哀而哀至哀之至者也姚姬傳曰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楊莘耕哀辭 直齋弟哀辭 朱儒臣哀辭

祭宮太保胡中丞文 祭浙江撫邵王壯愍公文 祭太傅曾文正公文 辛酉除夕祭陣亡弁勇及因公被害在軍物故諸君文 祭 敕建專祠邊軍門暨西征陣亡病故諸將士文 祭從子芸坡文 祭吳明溪文 祭兩江總督沈文肅公親家

文 祭適彭氏次女文 祈雨文 癸酉四月十二日禱雨文

楊莘耕哀辭

余從軍七年所見死事諸將領暨士大夫僂指不能畢數其與余共事一軍若劉君豫川李君寶秋林君秀三耿君黼臣皆有平生游處之雅至於同邑諸君子少同學長同事若何君龍臣李君岐泉擴湖吳君國安與雖未同學而同事若黃君錫宇李君滋癸黃君金鑑童君梅華李君仁軒等音容語笑歷歷皆在吾目中烏虜可哀也已今不幸又得吾楊君莘耕莘耕諱志伊少余九歲弟畜之居相距二十里父曰寅弼縣學生君生有至性穎悟尤工書咸豐四年入縣學時余從會侍郎東征君來九江佐段縣丞瑩器領水師五年春余入江西募平江勇君領百人用唐人句鐫小印曰

寧爲百夫長勤其職吳編修嘉賓治彭澤鄉兵請君爲佐君弟卒於軍護櫬歸時君止一子遽以後弟慰親心也六年賊躡江西幾徧余攻撫州君取道瑞州來軍梗於賊會君國華攻瑞見君書異之畱於軍越明年論克瑞功擢訓導有

旨賞藍翎又二年張君岳齡奉侍郎檄治軍建昌招君共事會攻景德鎮下之得旨以知縣卽選又從克太湖張君以病去君歸上年四月侍郎擢督兩江命余復募平江勇六月與君共簡閱七月二日成行余初奉備兵溫處之

命師次貴溪奉檄調皖南遂與君改赴徽州先是防皖南者爲張副憲蒞駐徽六載有卒萬四千闕餉五月師譁屬曾公駐師祁門

副憲內 召余以八月十六日抵徽前四日甯國陷賊犯績溪之
叢山關急遣將援之弗克童同知梅華死焉副憲行君趣余繕城
守城周十三里女牆盡圯蓬蒿沒人葺治三晝夜埤堦完三之二
忽僞侍王李世賢率賊十數萬至余出戰東門外君任守陴旣交
鋒決盪數次原防兵千有六百忽不戰奔援師之至自祁門者亦
奔潰我軍不能支入城拒守賊抵隙攻力禦之詰旦君曰出險矣
余搖首曰死者已二百人賊來益眾且奈何君笑且言曰得正而
斃焉斯已矣余曰死吾職也子有老親在前歲猶視子太湖其忘
之乎君泣余亦泣是日賊攻愈力君分守北門余西門三登三卻
之殺賊過當賊忽冒死自小北門登酉刻城陷君手長矛鬪城上

三才集賢卷三十一
親卒掖之不肯下遂被戕咸豐十年八月二十有五事聞
眠同知例議卹崇祀本邑忠義祠烏虜君死烈矣然余職當死
者也君或可以無死且君爲余出是死君者余也余苟活不卽死
而君死余愧負君矣失地喪師余且當死法卽倖及寬政生猶死
耳君固死猶生也哉君父年垂七十省君太湖時執手泣聞君死
其慟殆不可生吾知君必死猶視也余將何以暝君哉君年三十
有三子存澍襲雲騎尉辭以哀之辭曰

江之南兮宣歙路山叢叢兮道隘且阻豺虎鬪身兮來爭子所子
死得所兮余媿以負披髮叫天兮一瞑不視與終古飽烏鳶與螻
蟻兮骨肉陰爲野土幸故鄉有廟兮薦荔蕉與罇俎魂歸來兮彼

都不可與處

直齋弟哀辭

從弟正初名鯁字直齋父國子生諱傳簾余從父也弟少入蒙塾
裁一年以貧廢學徙業爲縫人邑邑不自得咸豐五年余在江西
募平江軍擊賊弟來典軍械尋隸水師營從營弁朱德樹守貴溪
有功其明年隨德樹援浙江昇戰舟過常玉山戰比有功洊保守
禦所千總尋回江西擢守備賞戴藍翎十一年余奉詔援浙
弟領五百人從克通城崇陽義甯復奉新新昌上高瑞州等城遂
入浙西轉戰龍游江山間晉都司同治元年浙撫左公宗棠帥楚
軍自遂安抵江山悍賊數萬旅拒花園港楚軍十營屯左我軍八
營屯右每戰弟必怒馬摧鋒歸則躬斷後會楚軍卻弟帥所部橫

賁賊陳力援之左公觀戰審其狀暮歸扶其部將亟稱弟以愧厲之亡何余被劾歸或勸弟投楚軍且大用弟笑謝弗往也歸則益折節讀書未一年遂大通文義試令削牘辭皆能達意余嘉異之乃棄武職易今名援例改刑部司獄五年四月余奉詔帥師援黔弟將中右二營六月自銅仁進兵從克大小壘高家田馬鞍山諸寨將攻荆竹園老巢先是楚軍援黔將領多養寇營便利賊至恣令飽掠時其歸乃尾之稍遮殺其老弱以上功至是思州苗突出數萬人焚掠銅仁距郡城二十里防兵不敢問時我軍已深入四百里饒道斷乃議舍荆竹園以援銅仁弟請帥千人回剿兼程抵壩盤賊狃於官軍之易與也驅所掠婦穉牛羊豕累疊交錯於

道弟分軍爲三以其二截賊去路自帥其一捫蘿陟絕巘鳴鼓角
猛擊而下賊大驚潰逃者被截殺自相踰藉墜巖死計斬二餘級
奪牛千餘頭它物稱是並給還原主抵銅仁官紳出郭迎謂以寡
覆眾十年來無此捷也賊自是不敢復犯銅事 聞超擢知縣
貴州卽補十二月進攻荆竹園壁三道水賊數來犯擊卻之初九
日弟領隊攻巢地險絕羣峰刺天自麓至巔羊腸紆折十餘里賊
伏巢不動過午始出撲弟督隊斷後被賊圍截力戰死之年三十
有三 詔旌同知例 賜卹 予世職入祀昭忠祠子二長積藻
襲雲騎尉弟生有遠略尤明大義所言類聞道者殉節後余若失
右臂越明年乃始平賊赭其巢有程郡丞者能以符籙召神余問

弟死事狀神大書云凡忠臣烈士死卽歸神道爾弟見爲山西平陽府屬九龍山神烏虜其信然邪其姑以塞予之悲邪爲辭以哀之辭曰

嗟予季之殉陳兮甘九死其如飴糜肝腦於軀穴兮裹馬革已無屍肇嘉名曰正直兮蹇獨恥乎脂韋壯折節以劬學兮負遠志而長齋與我偕作兮不我偕歸魂營營兮何所之巫咸告予以位業兮泣九龍而駕雙螭去鬼方而高戾兮國罔墮乎羅施余旋盡殄乎蛇豕兮神有知其無知表志行以眎來葉兮耿千萬世以爲期

朱儒臣哀辭

君諱德樹字儒臣余從姑之季子也父晚良贈武顯將軍君生有至性心口如一咸豐四年余參曾爵相戎幕君爲護軍余患失血症君視疾衣不解帶每恐疾不可爲背余輒泣下呼之至涕猶被面也明年春余在江西募平江軍君充百夫長躬校練技甲其儕每戰則當先累功保千總賞戴藍翎七年余屯貴溪以君領水師營九月僞國宗楊輔清率賊數萬來攻陸軍嬰城守君帥戰舟猛擊之城獲全擢守備晉都司九年君從彭君斯舉援浙江昇戰舟過常玉山從克瀋安又克嚴州遷遊擊換戴孔雀翎明年余屯徽州失利被嚴議或傳余死君大慟恨不與同命旣而假歸省

余十一年余帥師援浙江君典五百人從克通城義寧各州縣遷參將加副將銜部選處州鎮標中軍遊擊同治四年赴任在官勤其職六年閩浙總督左公宗棠調陝甘帥師征逆回鳳器君奏調從軍領馬隊論功擢副將尋有

旨以總兵畱浙補用加提督銜同郡吳士邁者以賞爲中書喜談兵然性好奇泥古多疑忌咸豐初賊圍長沙湖北巡撫常文節檄募水勇五百人防洞庭賊至勇潰武昌陷士邁憤愧益治兵家言思立奇功自贖數以策干大帥皆不合會余援浙士邁帥宗岳營五百人從余被劾歸士邁亦散遣所部將終隱君山至是出從左公西征仍領宗岳營凡二千餘人夙知君樸忠請於左公調君司

營務每戰必出力左公命增馬隊翼長周君開錫尤賢之士邁以君名出已上頗忌之君不知也會川督奏派李提督輝武帥二千五百人援秦隴號武字營與宗岳營同出一路士邁素蔑視同人於武員尤甚君則傾心結納焉八年三月十七日賊圍武字營於草柏勢張甚君帥馬隊馳救之力戰解圍軍民大懼譟先一夕士邁令君勦別路會其地已無賊賊悉萃武字營君念川軍眾寡不敵不救且同盡遂改道赴援圍既解眾口交美士邁益忌惡之君仍不知也二十二日昧爽士邁召君數其違令出不意斬之牒總督誣以違令吞餉罪總督大駭顧已無可如何而各軍則皆爲憤痛輝武疊訟其冤王京兆家璧時主關中書院遺書總督凡數千

言請按士邁專殺罪而士邁自是晝夜輒見君如竇嬰灌夫守田
蚡狀五月二日亦以死左公微發士邁擅殺大員罪仍援軍營病
故例爲請卹得

旨吳士邁既有擅殺罪著無庸議卹未幾君兄遊擊積善叩閭
訟冤兼請卹典詔下總督議覆總督頗護前事仍寢君忠廉
識大義妻死不再娶歿時年三十八遺孤才數歲銜冤入地聞者
莫不流涕秦州士民立碑孔道曰朱鎮軍被害處余爲辭以哀之
曰

嗟子震愆死靡慝兮擊楫章江氣吞賊兮分閫浙東能厭職兮改
轍征西修矛戟兮遇人不淑遭忒克兮白虹亘天冤血碧兮維彼

驕人羅鬼責兮武安呼譽
褫厥魄兮排雲叫閤吐肝膈兮
虎豹九關末繇直兮公論在口
淚墮石兮天高聽卑事終白兮

祭宮太保胡中丞文

烏亭中興間氣楚材特雄以天下任尤偉者公獄獄宮詹巍科鼎峙公也繼之家傳國史時年甫冠跌宕蓬壺典試南畿網乏遺珠維維黎陽一麾出守

帝曰欽哉往活黔首公之治郡如張乖崖害馬必去吏讐民懷粵有狹獠橫噬千里公提偏師來衛桑梓新發者硯實始昌江而湘而鄂以屏一方

上嘉曰才乃瞻楚北爾臬爾藩爾平此賊乙卯春孟賊乃再張潞江而上逋萃武昌公於其時敔毆戎馬選將於伍後多達者枹澤伊何惟忠節公越李忠武與公則同再造湖天有功不伐

天子曰都授之節鉞公揚休命厲兵誠民以其餘威走敵完鄰公
勇爲善說士甘肉聞人一長筆之於牘大臣之誼以人事君其尤
難者舍已從人漕政抗弊剝民及髓我公汰之密告

天子歲所豁者三百萬緡譬霜雪後煦以陽春風俗之媿怡邪賊
正公舉逸民以興民行吏治斯下公挽其瀾破格用才成法盡刊
始公之來瘡痍載道噓之煦之乃汔完好漢水方城織婦耕夫庶
幾休焉願少須臾不弔昊天公以憂去有 詔墨綬握符借箸公
辭不獲義則難安請卽軍次而不之官越境專征未遑寢處英霍
枕戈載離寒暑獬犬狂瘼公則屠之皖城繼拔功實公尸繫維
先皇憂勤十載塞北

升遐哀纏薄海捷書遲至未達甘泉公實慟之尋卽攀髯

騎龍騎箕相後一月在

帝左右精爽對越

冲聖卽阼

文母萬年實嘉公績賞以世延太保之崇都尉之職有命自

天而公已歿豈民無祐抑天未仁不遺一老爲黃髮臣然古賢豪
其誰無死立德與功公况有此惟哲人萎實國之憂矧予小子辱
公知尤我始見公闕逢之歲懽若平生戶牖真氣尋戍信州饒匱
軍孤輦金來哺萬口謹呼其時醜虜闖江躡越公特疏薦命提援
卒糗糧組練舟挽以來行雖不果懽聲若雷鶴渚獅江書月數至

遺墨淋漓如碑墮淚。去年初夏謁公英山。後車辱載松滋。往還時有所聞。秣陵師潰。公乃抗章舉賢數輩。顧惟朽木。亦愿棲苓。讀公封事。汗浹涕零。嗟我鞠凶。迴谿垂翅。披髮入山。無心攬轡。荒江歲暮。辱公走書。示我周行。曰意何如。金石雖堅。有時破壞。惟公論人。不以成敗。今年春仲。瘕狗披猖。蕪黃阻絕。公在瀟陽。我率援軍。鄂江南岸。雖拔數城。炊煙欲斷。公檄守土。餽餉維殷。嗟哉易簣。猶軫飢軍。公嘗笑謂傳誌之作。後死少年。杯酒是託。我驚且讓。何遽云云。及茲踐諾。又慙不文。皖江拜辭。無幾日月。孰云自今。萬世之別。聞公之薨。匍匐義宜。顧以事牽。噤不得施。哭不憑棺。奠不親埽。遣使馳樽。有淚如瀉。醉公以文。公庶有知。上慟天下。哭其私。

祭浙江撫部王壯愍公文

烏庠古稱知己重於感恩惟公於我誼不可諉我欲從公形格勢
沮莫能奮飛姑痛終古我實公負夫復何言質公之靈其或鑑原
嗟我與公未嘗識面辱以書來開誠相見庚申夏五分符東甌幸
隸公麾借箸可籌時方奉檄謬膺戎寄曰戍信衢浙西之地亡何
中道師次鄴溪有疏改調宣歙量移引領望公遠莫能致匪惟負
公鞠凶洊至惟宣與歙輔車相依宣州既覆歙亦隨之我泣彼都
閭時八日如塞潰隄頽波四溢東隅旣失儉活草閒蒙垢萬古披
髮入山公命胡君要之於道請用孟明以攄鬱抱我汗浹背矢心
以辭適聞

天語詢及俘縲我驚且感號哭失聲胡君以告曰機可乘公聞則
喜具疏於朝遂令馮婦攘臂騰嘲辛酉暮春成師以出豺獫麋
身鄰疆競失首塗之日人賦一縑道修且阻赤手逡巡南中當事
檄防湘界尋赴鄂援轉戰不懈累公望眼夫豈不知其如氛梗行
闕斧資自鄂而江堅城倖克而筠而信當者輒北沿途乞食庚癸
疲呼九月旣望乃達三衢瞻望武林纓冠恐後豈虞是日睦州不
守維時列郡烽火徹天孤軍餉絕勢不得前爰擣龍游爲就食計
死傷山積仰攻匪易杭垣餉道明越二州二州告陷我心則憂兩
返衢城行糧暫假袖手相看飲泣而罷帛書再至如惓如焚籲陳
大府飛騎以聞仲冬之望閩餉斯至投袂戒行天雨不霽月之下

浣浚舍馳援逆魁來拒有徒寶繁初戰雲溪旣而峽口葉村交綏
獲止其醜乃始改道瀟遂之間驟聞凶耗血淚斑斑嗟我援杭明
知罔濟不忍不爲得正斯斃與公同死雖死亦生今乎若此何以
自明白簡之登罪固其所略迹論心公或我許予所背公畏死不
前公則殛之后土皇天公勇從善制行必果凡我所陳朝報夕可
羽書沓至但趣師行語不及他相感惟誠念公生平公可無憾文
足經邦武能龍亂庚申春月公撫越中杭城再造實惟公功增陴
繕守信賞必罰如彼鄴侯餽餉不絕是歲逆酋自夏徂冬來犯者
三咸挫厥鋒詎天不弔逾年三月狂獬披猖自江闌越越有豪紳
抗不設防專制一路以速其亡九月下旬逆輓屬集公獨登陴勢

已無及孤城嬰守兩月有奇視張睢陽其殆庶幾易子析骸哭聲
震耳感公忠誠無一叛者仲冬壬子援絕城崩公以身殉浩氣軒
騰平原之爪常山之舌公也兼之嚼齧噴血生爲名世死爲列星
不然勁氣爲風爲霆

天子震悼晉銜賜諡賜祀昭忠賞延於世公平得此含笑
九京顧予小子不可爲人知己之恩此生已矣誓欲從公蹈東海
死搏膺掩泣不知所云死者復生信我斯文烏庠哀哉尙饗

祭太傅曾文正公文

烏摩生我者父，知我者公公之於我地拓海容我實公負羊鶴璩
撞匪我異趣賦命則窮時艱勢格力不心從公猶亮我曲宥微悰
騰章昭雪引疚在躬不惜自貶以拯予侗休休者量曠古誰逢而
今已矣孰聽焦桐私恩公誼云何弗惆繫公之生閭氣特鍾南嶽
千尋七二其峰洞庭八百雲濤淙淙漢有蔣侯厥謚曰恭後千餘
載公乃降崧巍科早掇東觀珥彤御試異等受知
宣宗游陟宗伯如雲從龍

顯皇嗣服公竭靖共疏請日講上沃堯聰

升配大禮議豁羣蒙載陳時弊昌言覺聾封疆有獄樞省比同公

獨持之理直氣充

帝曰俞哉予鑑爾衷想望丰采中外喁喁粵西五管曰容桂邕肇
苞豺獫其魁則洪踰嶺趾湘狀若潰癰剌楚覆吳列服交訏躡及
燕晉天下匈匈豈無猛士猿鶴沙蟲公方銜恤墨衰從戎不圖頗
牧乃出章縫爰擢將才並世之雄爰規水軍鬪艦艤舳初克昭潭
梟巢一空繼復岳陽笑騎橫縱遂清江漢力搃兇鋒大膊田鎮戰
血殷紅逆踪萬舸若燎枯蓬意謂斯時江天豁擊何物小醜毒甚
蠶蜂刮火飛來舟燼石鐘迺入章門扼賊之衝孤軍困甕簞壺闕
供邦人倚公屹若崇墉尋以憂去徒跣恩恩

天子有命載起孤蹤取道饒信屯兵宿松 詔總師干握節馳驅

移壁祁門規取江東宣歙告陷憂心有忡鼎湖攀慕莫挽 軒弓
今皇卽阼 聖齡尙冲

文母負展眷公特隆命宅百揆時亮天工公有二仲死事完忠毀
家殉國廢寢輟饗堅貞不撓力撼華嵩軍分四道若闢蠶叢皖垣
旣拔金陵疾攻石城礪礪鐘山巖巖東征三年零雨其濛百艱備
歷卒殄元兇捷書馳奏上慰 兩宮
冲聖曰都元輔之功告于

九廟帶礪酬庸五侯九伯同日 冊封凌煙寫像劍佩瓏璫公拜
稽首 湛露醕醑別有巨寇淮北幢幢

帝咨元輔往靖狼烽公出視師自夏徂冬門下將相公所甄銘秉

天岳山館文鈔

卷三十七

祭文

三

公方略代公有終卒清畿甸以輦鎬鄴津門之闕羣喙洶洶公策
時勢內審於中惟安斯攘履尾則凶觀鸞徐圖有竹在胸譬逐狡
兔終麗學置局外苛議匪激則憎公惟引咎難喻悻悻

帝命還鎮永福吳儂曰公歸來白叟黃童政除苛虎澤奠誓鴻秋
獮肆武春耕劭農將任褒鄂吏擇黃龔式是百辟鼎鉉穹窿胡天
不弔箕馭霄翬大星夜隕雨泣

九重龍袞蟬冠 贈賻是崇專祠疊敕俎豆維豐公之立德道味
腴濃惟唐惟何切琢磨礱洛閩鄒鄭漢宋交融公之立功赫赫熊
熊節制七省劍倚崆峒薦賢活國雨膏苗芄公之立言玉佩金鑰
文昌黎伯詩雙井翁聲滿天地錚錚鏖鏖公况有後玉樹葱蘢桓

圭世握瑜珥璜琮胡不萬年畱佐熙雍豈歸兜率抑主芙蓉不然
正氣爲靈爲虹嗟台小子捫腹慙慙辱公知我采逮菲葑中更投
杼竇類折翼雷霆雨露莫非春風別公踰紀擬泛吳淞握衣絳帳
冀牖昏瞢事出非意天降鞠訕山頽木壞蔭失高梧甘棠懷召大
樹思馮烏庠已矣視天夢夢

聖皇親政孰贊高穹生靈多厄孰任帡幪吾道曰孤孰開瞽矇蒼
茫百感熱淚溶溶憑棺一慟精爽時通魂兮來歆月墮青楓烏庠
哀哉尙饗

辛酉除夕祭陣亡弁勇及因公被害在軍物故諸君文

烏虜諸君子之從吾而東也豈不欲殲醜逆奏膚功安危與共袍澤與同自湘而鄂而江而浙轉戰二千里幸所向之有功豈意龍游葉村之役君等捐軀報國遽至裹馬革以完忠而其因公遠出爲土人所賊者尤冤憤之無窮披髮叫天兮天則夢夢吞舟漏網兮恨不卽挺刃以搃仇人之胸至若在軍物故雖修短有數而其盡瘁王事實足與死節之士比隆烏虜今除夕矣吾輩崎嶇戎馬尙得相聚於此斟椒酒而話萍蹤念君等羈魂毅魄嘯雨栖風能不感異鄉之歲序悲小劫於沙蟲望枌榆兮地隔瞻庭幃兮夢通或妻單兮鵲寡或親老兮龍鍾或嗟子季或泣孤童紛萬感其

交集縱令天荒地老海枯石爛而此恨猶不能終雖然忠孝大節古今所崇生爲烈士死爲鬼雄扶綱常於兩大被旌卹於

九重況故鄉兮有廟薦蕉荔以常豐其英風浩氣固將爲星爲日爲華爲嵩卽不然亦當逐飛電而貫長虹乃者薄陳歲酒用表微悰冀忠靈之不昧時往來於太空爲睢陽之厲鬼誅潢池之逆寇有仇必殄無役不從其橫被冤酷者則冀罪人斯得用卹子於次睢之社而剗刃腹中若異鄉之羈鬼隨大化之鴻濛安烝嘗於故里羌無怨以無恫尙饗

祭 敕建專祠邊軍門暨西征陣亡病故諸將士文

烏虜豹死畱皮人死畱名死而不朽萬世之生維此鬼方曰羅施
國羣民惑教弱肉強食阻險怙亂閱十餘年王師致討屢卻弗
前 皇帝曰咨爾楚大吏選將援鄰惟可乃試予末小子被

命有作誓與諸公同仇偕作初入黔臺轢大小屯越席家山逋寇
踐踐乃蹴荆巢厥險萬狀蠢爾援苗彌山張網解圍血戰羣醜創
夷披卻導窾爰搗河西桓桓邊公實建斯議下數十巢所嚮輒靡
蒙犯霧露卒勤以死中道云徂雖珍猶視況諸君子蹈刃撓鋒先
後死綏裹革完忠瞻彼虜巢目眚咸裂披髮叫天嚼齧噴血惟天
祐順卒汔 王誅老團搗穴遂拔根株爰自環巖以披荆竹克僞

秦州偏集繼覆僭僞號者曰朱明月泊何田王罪難擢髮彼兇胡
二昆弟四人同日竿首懸示城闔刺穴犂庭方五百里忠靈在天
目可瞑矣天子有命肇建崇祠有秘者豆邊公實尸祔以眾靈
同堂接席德水湯湯千秋血食瘴鄉于役更有勞臣風雨櫛沐委
骨窮塵以死勤事法應祀典合祀一龕幽光丕顯茲陳凱奏筮日
迎神以妥以侑以福黔民於惟諸公英風卓犖上炳日星下難河
岳排雲駕翬翩然大荒弓刀自動來歆我觴尚饗

祭從子芸坡文

維同治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小功叔元度命男積琳積璫積璿謹以羊一豕一簋庶羞之奠告祭於

諸授朝議大夫運同銜廣東德慶州知州從子芸坡之靈曰烏虜天乎慟哉爾何竟止於斯爾年裁三十有九耳得乘一障正可以大厥施胡天之元之也竟若餘力之不遺爾二歲失怙賴母氏字孤守節以長以教得至於今茲曾大父存曰見爾母子異居析箸每顧之而悲予曰無患也有某在必不使其母子之失所依爾幼頗跢弛不屑屑章句之學而俯首下帷年逾志學始折節攻苦遂能大放厥詞庚戌冬月予歸自京師見爾所作文藝乃躍然曰吾

兄有子矣他日繼兄之志事其或庶幾咸豐癸丑予挈爾與積謙讀書郴江之湄會時方多故予既奉檄從軍爾亦慨然投筆從我於吳西中更危難千磨百折而爾必予隨迨予奉

命援浙爾自提一旅義甯之役首拔幟而登陴遂繇鹽課大使保晉州牧錫翠羽以爲儀未幾予登白簡爾亦雞斯徒跣聞母訃而遄歸爾嘗事胡文忠於楚北李伯相於吳會分任權稅之司尙皆不見薄於長者而異目視之同治乙丑予資爾以北上越明年需次東粵宦轍因以分馳爾之權封川也士民愛戴時已越乎再期及補德慶將去尙相率籲畱大府旣不得請乃攀轅臥轍於臨歧爾應之本任以盜劫解款未補觀察之歲饋遂陰爲所持雖以中

丞劉公都轉鍾公力持正論而事終罔濟亦足見仕途之險巇然而窮達命也雖賢之愬行亦命也爾今且無祿以死則豈章惇之所爲烏虜爾父年二十有三爾祖三十有七爾世父四十有八爾母半生苦節幸邀旌表年甫五十而亦萎今爾又中道天閼胡天心叵測理不可恃而數不可違爾今已矣遺孀妻穉妾而無子幾於無淚之可揮吾兒積璫許以子嗣爾遂月當分娩矣但祝其爲熊而爲羆烏虜世將絕而後乃蕃昌者古常有矣爾有嗣子宜光大其門楣吾初以騰達望之爾輩乃積謙旣舍我而去爾復中道而乖離積謙雖未泣任其卒也尙有五歲之孤兒吾世父之子姓僅餘此子幾若干鈞一髮之危吾早搜世網飽經憂患早退亦

復早衰撫爾等煢煢之孤寡中年哀樂悽然不復自怡吾爲爾揭
債相助以緡計至八千有奇然人且喪矣是區區者早視猶墮甌
之微爾之靈櫬閒關二千餘里今葬爾於爽江之口卜者僉以爲
宜吾之哭爾較昌黎之哭十二郎尤慘慟而咨齋昌黎不云乎吾
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爾之純明而不蒙其禧爾歿吾不知日爾病
吾不知時一在地之角一在天之涯魂不與吾夢相接影不與吾
形相依吾行負神明而使爾天自謂不孝而不慈烏虜是皆爲吾
言也吾之言盡此矣爾其有知乎無知

文本傷慟中走筆所成或疑前稱予後稱吾爲未歸畫一余按
宋項氏安世有云換字之法雖聖經亦然蓋語勢當然非必有

意也以吾我二字言之先言我而以吾繼之者我以吾仁及我
善善吾浩然之氣是也先言吾而以我繼之者使吾二婢子夾
我及吾喪我是也以我繼吾與子者吾有知乎哉有鄙夫問於
我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是也以吾繼我者二三子以我爲
隱乎吾無隱乎爾是也語詳所著家說中又楊升菴經說云吾
我一也古人互用之於文惟其便耳論語我不欲人之加諸我
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左傳云我張吾三軍彼則懼而協以謀我
又曰我爲吾家又曰我食吾言皆是也然則古人固有先辨之
者矣又案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如有用我者吾其爲

東周乎此類更難枚舉

祭吳明溪文

烏虜人之生也。隨大化爲推移。其間修短壽夭。皆有定數。而自爲
盈虧。以子之聰明溫雅。讀書有大志。而竟止於斯。真令我搔首欲
問。而嘅天道之無知。子生承厚蔭。絕無執梃之習。惟俛焉曰有孜
孜。癸酉六月。余來校課。卷子之藝。獨出儕輩。固已洒然異之。時初
與子相見。而子之於我。追陪杖屨。蓋不徒以肺腑之戚。而別有道
義之因。依是年冬。子方授室。平原張燕九十其儀。而察子之志趣。
初不以此爲輕重。而惟在敬業而親師。其明年假館吾園。樂水木
之明瑟。爰閉戶而下幃。閱時未久。二豎爲虐。余勸以保軀體而緩
居。稽今年正月。復扶病來學。余且喜而且疑。旣察其病猶未瘳。則

爲之禱神而謁醫。二月中浣，余在邑城。子以書見抵，謂病已瘳矣。可漸服乎？獲著及余歸而病如故。且加熾焉。余不言而心竊自危。萬不得已，乃勸子暫歸。子之歸也，約市月後仍再至。余亦曲加寬慰。雙淚爲之暗揮。孰意甫逾月而子已至此也。上有二老，下有寡妻，肝腸痛絕，殆如沸而如糜。雖然，修短數也。壽夭時也。自古帝王聖賢豪傑，皆順受而莫能違。子生二十年矣，二十年前何嘗有子？子卽老壽，再閱數十寒暑，亦終墓草之離離。然則人生世上，直如駒隙之飛馳，旣同歸於盡矣。又何論乎迅速與淹遲？況程子有言：秉氣太清而無糅雜者，尤不免中道而早萎。吾老矣，觸中年之哀樂，失厚望於門楣，非不欲學忘情之太上，而老淚一掬，忽忽不能。

自持子之靈固未昧也聞吾言當同聲一哭而轉益其悲烏虜哀哉尙饗

祭兩江總督沈文肅公文

烏庠我始識公西江之浦公守信州我戍昭武咸豐丙辰別賊蹂
江旣屠新城遂闢信壘公時勸輸于役河口聞警遄歸吏民狂走
賊來覷訶城門洞開公與夫人矢死不回偕坐并肩待盡而已天
上將軍突焉戾止浙有虎臣時壁玉山乞援立至甲冑躬擐賊謂
信城唾手可得師來意外屢戰皆北環攻七日鼠竄而奔重圍驟
解瀕亡獲存公當是時名聞天下大任天降基諸此也豫章列郡
半窟豺虎贛水波腥汙無完土俾道一綫專仰浙西公乞我師移
屯貴溪惟彼貴溪其衝四達荷戟三年兇鋒力遏戊午春暮進壁
玉城道出信州始識韓荊賊數犯城且守且戰督剴登陴礮創頭

面是年秋九我乞假歸舊部三千惟公是依公之尊甫與先世父
道光壬辰同歲鄉舉公有介弟舉以卯科復與賤子萃鹿同歌把
臂論交積素累舊遂締金蘭申以婚媾我既歸省暫息林邱公亦
告養夕膳晨羞同治改元我屯西浙公受殊眷驟膺節鉞泣江
伊始單騎出關躬巡邊隘省我江山時遭白簡軍飢而譁公餉萬
金乃靖紛拏倦鳥知還尋遣所部歸謁鈴轅喜釋重負命宮磨燭
臺劾重遭吏議戍邊天山路遙公與彭楊暨相國李抗章請免立
邀俞旨公撫江右有澤如春嚴以弊吏寬以煦民歐羅巴人傳
敎中夏江民閔呼夷巢悉赭嚴旨詰問務得主名公代引咎士
氣以申公善御將推心置腹悍寇來嘗以禽以踣金陵既拔賊散

如煙公俘遺孽 賞以世延萬戶謳歌倏以憂去臥轍攀號哀此
黔庶閭濱巨海鯨濤接天 帝謂公才作楫濟川懌彼倭夷扶桑
東海涎我臺澎重溟浪駭 皇赫斯怒命公總師島夷讐伏駟喙
弗違臺有生番鴻荒垓北公作五丁縣廳創設 皇帝曰都于嘉
爾勛爾督兩江爲朕盡臣南洋通商厥口惟五爾筦其樞局我藩
戶公之風采中外具瞻夷忱先聲奉約惟嚴 國有大疑咨公揚
摧公持正論侃侃鑿鑿丙子春仲我客秣陵訪公節署東閣裁登
屈指離棕逾十五載話舊銜杯得小自在公年未耆時已示疾我
勸加餐節勞就逸公曰否否渥被 恩知苟不罄心曷以臣爲又
越三年公始述職 鳳城攬轡 召對宣室 文母負展 冲聖

當陽公有嘉謨拜手言。颺還鎮金陵。吳儂躍喜白叟黃童曰。公歸矣。巫陽遽召神化丹青歸。未及暮遂隕大星。遺疏馳聞九重。天泣太保。贈階上諡。載錫帝軫。諸孤湛露宵溥。一躋鄉薦。兩擢郎官。生榮死哀。各無遺憾。一代賢良。希公者罕。公之文章玉佩瓊琚。未冠掇科珥筆。石渠公之氣節。干將鏌鋌。昔官臺諫。獬豸觸邪。公之政事。除莠詰奸。壁立千仞。懷不可干。公之韜略。運籌決勝。手拄危壘。歸於底定。公今已矣。散手騎箕。別公四年。展覲無期。素旄遄歸。載以海舶。三山蔽空。掀天浪黑。朝失正人。時局隱憂。况台小子。辱公知尤。患難之交。肺腑之戚。永訣萬古。有啜其泣。殮不憑棺。弔不披幃。緘辭寫哀。莫知我悲。烏虜哀哉。尙饗。

祭適彭氏次女文

嗚呼痛哉吾不料爾遽有今日也爾生止三十八年吾夫婦年皆六十爾他日哭吾夫婦乃其職也而何意倒行逆施轉使我呼天而啜泣爾之生也以壬寅正月之吉迨乙巳仲春吾與而翁同偕計吏邂逅中途而始相識而翁欲以愛女字吾長子而匏瓜已先有匹吾遂以爾許配翁之冢君得永偕乎琴瑟爾之結縭也年裁十七是年春爾隨爾母省吾於軍中迨深秋而遂出室爾雖未深究乎詩書亦嘗從事於佔畢性特達而聰明乃天然之生質相夫子以無違戒雞鳴而鳬弋逮事百歲之祖姑絜膳饁而鬻榛栗得君舅君姑之懽心羌敬慎而無失曰新婦其宜男毓雙丁而徵麟

綏迨娣姒之咸歸推冢婦以爲式當其一堂聚順誠所謂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也猶憶甲子秋試爾適歸甯而稷初已哀然脫穎而出也當捷音之乍至全家爲之喜溢也爾尋以女許字吾孫允舊姻而新特也甲戌之冬爾隨夫北上而供京秩挈眷屬以同行歌子佩而我微吾與而翁送爾於湘江之湄爾猶忍淚而伫立俟余舟之既返始失聲長慟而不能自克吾旋聞之謂不過暫別耳胡遽至此極也嗚呼痛哉此時雖觴夢幻想亦不料今生父女遂成永訣欲再見而無及也爾在京師音問時通彼此之情互悉兼獲抱孫之喜而蘭芽已茁然而思親之淚實無間於昕夕前歲而翁七袞吾母八旬爾皆未獲奉觴而繞膝吾知爾之孝思不知如何

其鬱徒以天各一方爲兒女所牽行止不能自必然吾聞爾當此時蓋早已得疾矣爾之篤於孝友也聞夫弟之早亡推愛子以後之而初無難色既哭妣氏之喪遂致膏肓之漸棘吾與而翁自聞病耗恆惴惴而慄慄爾夫及爾子之家書有時不敢縷述今年二月得晤而翁仍莫敢窮詰然猶作生還之想者或庶幾僥倖於萬一嗚呼痛哉夫豈知前臘之廿日而爾已舍我而先卒哉爾生而倜儻有治才有懿德使爾而男也必能克家而華國今爾雖不祿而翁新得吉壤推以賜之卜者僉曰惟墨食而翁親作葬誌且屬我續銘其墓石自非爾之賢孝抑烏能得如此之旌恤況在生前業已膺封誥而榮翟茀嗚呼爾昔曾航海歸妹於八閩躬

歷稽天之溟渤。今爾之區。又航海而南歸也。眞令我痛裂肝腸。莫
名其慘惻。雖然。二十八年以前。何嘗有爾。再歷數十年。爾亦終化
爲異物。况爾之得親順親。相夫翼子。事事皆能盡其實。今也還浩
氣於太虛。未必不生天而成佛。獨吾與而翁。愧太上之忘情。覺萬
感之交集。特緘辭以寫哀。命兒曹以執紼。嗚呼痛哉。爾儻有知。尙
冀入夢而降神。俾接音容於髣髴。

祈雨文

如惓如焚兮。苦旱魃之爲虐也。日杲杲其麗空兮。陽烏赫其煜爚也。雲乍起而風尼之。若秋林之掃穽也。苗之秀者曰以萎。其將實者曰以落也。哀我下民兮。行將坐轉於壑也。羣公先正。莫我聞兮。萬姓之命。將誰託也。固知災繇人召兮。俗靡靡其媮薄也。降喪饑饉兮。孽實繇於自作也。然而天心仁愛兮。許遷善而改惡也。譬父母之怒其子兮。終不忍聽其戕斲也。况諸神代天宣化兮。享禋祀而彰赫濯也。旣靡神之不舉兮。上下奠瘞以明恪也。爲民請命於上蒼兮。將代籲於冥漠也。圭璧旣卒而奠。我聽兮。夫豈其寘之高閣也。漸卽日而降霖兮。猶半菽之望穫也。過此則嗟無及兮。行枯

魚之我索也。胡甯瘡我以旱兮。長江倏其將涸也。鰓風伯與雨師兮。司大造之衡橐也。遺民將靡子遺兮。神胡忍視其剝斲也。投五體而哀籲兮。九頓首而崩角也。痛剝膚以乞命兮。疚憂心之如灼也。某等忝衣冠之列兮。不能善俗使咸若也。積罪罟而膺天罰兮。良拊衷而自忤也。冀雞竿之肆赦兮。神之格其不可度也。誓側身以修行兮。歌雲漢之惟倬也。沛甘霖如律令兮。哀殘黎之呼譽也。排闥闔而回天聽兮。扞大災而蘇民瘼也。

癸酉四月十二日禱雨文

烏喙自設壇哀禱今又一日矣密雲欲雨西北風起而尼之所降
僅涓滴矣秧日以枯其分者亦將立槁而田且成石矣及今不雨
哀我下民將坐轉於溝洫矣湖南自兵燹以後元氣已傷人心浮
動又因之以饑饉後患不知所極矣固知災由人生孽由自作雖
滅死不足惜矣然而天心仁愛以雨露濟雷霆必不忍概從誅殛
矣諸神慈悲澤物代天宣化更不忍坐視斯民之危且急矣目下
人心惶惶變故或乘之而起勢將不可收拾矣哀我下民死生在
呼吸矣伏乞大力回天俾東風立轉甘雨滂沱庶苗之興也勃矣
某等濁世凡軀至愚極陋罪過且叢積矣捫心自問何能上格天

神其所以冒昧出此者挽回氣數實仰賴乎神力矣烏虜時已迫矣勢已棘矣淚已枯矣血已漉矣甘露之降早一刻有一刻之益矣再遲焉雖降且無及矣望哀憐而援手焉億萬生靈皆不勝其懇激矣